

革命政委 思想指导手册

(更新于2024年06月30日)

(A5纸PDF打印侧边装订版, 需要更长的书钉才可装订。)

●引言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1954年9月15日,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5卷第133页。

除了学习专业之外, 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 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 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 就等于没有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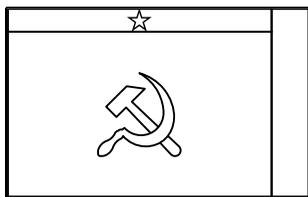
——毛泽东, 1957年2月2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5卷第302页。

在政治上, 也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 不前进, 就要倒退。

——列宁, 1906年3月,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四 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任务》, 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2卷第237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1845年春,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19页。



<https://shzyly.rf.gd/>
<https://shzyly.bitbucket.io/>
<https://shzyly.github.io/>

本书册由金星革命委员会负责编排和校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

——斯大林，1950年7月，《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528页。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第498至499页。

●阶级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0页。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1页。

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一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恩格斯，1847年10月底至11月，《共产主义原理》，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11页。

●资本主义

●雇佣奴隶制与资本

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

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恩格斯，1868年3月2日至13日，《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71页。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泉源。

——恩格斯，1868年3月2日至13日，《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71至272页。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556页。

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的体力劳动较少这种情况，安排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

——列宁，1895年至1896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第75至76页。

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7页。

常常可以听到说，地主和商人“给”人民“工作做”，“给”穷人工钱。譬如有人说：邻近的工厂或邻近的庄园“**养活**”本地的农民。事实上工人不但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所有不做工的人。**但是**，工人**要想得到允许**在地主土地上，在工厂里或铁路上工作，就得把生产的一切东西**白**

白地交给私有主，自己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可见，实际上并不是地主和商人给工人工作，而是工人做工养活了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大部分劳动果实白白地给了人家。

其次，现代各国人民贫困，是因为做工的人制造出一切物品都为了出卖、为了市场。

——列宁，1903年3月，《给农村贫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98至399页。

在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里，我们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宗法式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产生，它给劳动者布下天罗地网，吸吮他们的全部脂膏。

——列宁，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卷第201页。

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

——马克思，1859年1月11日，《普鲁士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730页。

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

——恩格斯，1870年2月，《〈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第二版序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94页。

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

——马克思，1850年1月至11月1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74页。

事实上，不管怎样安排赎买，不管规定怎样的“合理”价格，赎买对于殷实农民是轻松的，对于贫苦农民则是沉重的负担。不管纸上写着什么关于村社赎买等等的条例，实际上土地必然落到那些赎买得起的人的手中。

——列宁，1906年6月1日，《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124至125页。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马克思，1894年11月，《资本论（第3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5卷第920页。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
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
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
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
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
第23卷第260页。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
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
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
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564页。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
第23卷第829页。

● 市场经济和经济危机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
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
版第23卷第703页。

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
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成品，停止生
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
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斯大林，1938年9月，《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汉文《斯大林选
集》1979年版下卷第448页。

与此同时，却有大批商品和产品被那些命运的宠儿，地主
和资本家的子弟任意消耗。

不给失业者饭吃，因为他们无饭钱可付；不给他们屋子
住，因为他们无房钱可付。他们靠什么生活，在哪里居住呢？
他们的生活靠老爷餐桌上抛下来的一点点施舍，靠在垃圾箱里
寻找腐烂的残余食品。他们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而且大多
数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树皮匆忙搭成的小屋里。不仅如此，不
仅失业者遭受失业的痛苦，而且在业工人也遭受失业的痛苦。
他们所以遭受失业的痛苦，是因为大批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在
生产中的地位不稳固，使他们产生了不相信明天的心理。今天
他们还在企业里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明天醒来时是否已被解
雇。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179页。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们？有谁能保证他们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306页。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前提。

——斯大林，1931年2月4日，《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页。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71页。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平衡的发展。

——列宁，1908年7月1日，《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第103页。

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299页。

强行封闭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

——恩格斯，1881年8月1至2日，《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317页。

政府为了要得到钱，向全世界的富人和银行家借债，为了这些债款每年要付出几万万卢布的利息。

——列宁，1903年3月，《给农村贫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99页。

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社会一天天富裕繁华，而用自己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千百万人却仍旧过苦日子呢？农民饿死，工人失业流浪，商人却把千百万普特粮食从俄国运到外国去；工厂生产了商品没处放，没有销路，只好停工。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这首先是因为大批的土地和工厂、作坊、机器、房屋、轮船等等都是少数富人私有的。千百万的人民在这些土地上、在这些工厂里和作坊里做工，而这些土地、工厂和作坊是属于几千个或几个富人、地主、商人和厂主的。人民为着工钱，为着一块面包而替这些富人做雇工。除了工人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以外，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落在富人手里，成了他们的利润、他们的“收入”。

——列宁，1903年3月，《给农村贫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98页。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371页。

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401页。

必须承认，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斯大林，1930年6月2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页。

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业工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和陷于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在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而工业危机将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深信这个真理。

——列宁，1901年6月，《新的激战》，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5卷第12至13页。

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

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

——列宁，1899年，《谈谈罢工》，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第254页。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30页。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1891年3月，《〈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第228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75页。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恩格斯，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70页。

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34页。

任何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客总是到处向人民提出种种口号、纲领和政纲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政客总是（特别是在选举前）自命为自由派呀，进步派呀，民主派呀，甚至“激进社会党人”呀，这**仅仅是为了**捞取选票和欺骗人民。

——列宁，1906年12月7日，《新的参议院说明》，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4卷第140页。

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绝大多数劳

动者的机器。

——列宁，1919年2月，《俄共（布）党纲草案》，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742页。

许多资本主义的政府，尽管有“民主的”国会存在，却受大银行的监督。国会总想使人相信是它们在监督政府。而事实上政府的成员却是由大财团内定的，政府的行动也是受大财团监督的。谁不知道无论在哪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内，违反大财阀的意旨，内阁是组不成的，只要这些财阀一施财政压力，部长们就抱头鼠窜地下台。和国会的假监督相反，银行对政府的监督才是真监督。

——斯大林，1927年9月9日，《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2页。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

——恩格斯，1875年3月，《给奥·倍倍尔的信》，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0页。

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列宁，1919年7月31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7卷第126页。

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

——马克思，1857年4月7日，《工厂工人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199至200页。

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45页。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都是怕军队的，在人民和军队之间有一道把军队和人民隔开的鸿沟，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

——斯大林，1928年2月25日，《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2页。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军队在那里镇压工人，充当统治者的支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斯大林，1928年2月25日，《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

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同时并存。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69页。

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将用全副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官吏和军队将要起来保护整个**富人阶级**，因为政府本身就掌握在富人阶级手里。

——列宁，1903年3月，《给农村贫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00页。

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并且仅仅是这样**允许**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它的机关，**享受**它的民主的：它（α）把他们加以过滤，把革命者淘汰出去；（β）用纠缠的方法“捕获”他们，把他们变成官吏；我们的对手、敌人实行的“疲劳战略”；另一方面的**疲劳战略**！！（γ）用收买的方法捕获他们：“你们训练他们，而我们收买他们……”（δ）除了粗笨的收买，还采用巧妙的收买手段，直到阿谀奉承，向他们献殷勤等等；（ε）用“工作”“缠住”他们，吞没他们，把他们埋在“公文”堆里，用“改良”和小改良的污浊空气窒息他们；（ζ）用小市民的那种还算“文明”的平庸生活的安适腐蚀他们……

——列宁，汉文《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64年版第53至54页。

（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中比任何地方更广泛地使用特别“巧妙”的方式来收买作家、议员和律师等等）

——列宁，1920年8月15日，《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265页。

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摆设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

——列宁，1917年9月20日，《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2卷第161页。

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贯彻我们的观点，并且要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铲除，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

——列宁，1907年7月9日，《反对抵制》，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735页。

●帝国主义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列宁，1916年1月至6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783页。

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销售市场、原料、燃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争取输出资本和获得铁路与海上的交通干线而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靠侵占远近各邻国来扩张自己的领土。

——斯大林，1921年3月10日，《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汉文《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页。

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列宁，1916年1月至6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02页。

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187页。

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马克思，1848年1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第457页。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1853年7月，《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74页。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战前长时期在国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列宁，1917年5月27日，《战争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71至72页。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1915年3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167至168页。

发生战争是因为已将全世界瓜分完毕的亿万资本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不消灭资本的政权，就无法结束战争。

——列宁，1917年11月17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3卷第62页。

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了，世界上不再有“空闲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

——斯大林，1926年12月13日，《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结论》，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576页。

您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发生的。它是由于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现在也是这么回事。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他们在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原料产地、市场等等时，分得少了，于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想再重分一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了一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方法的制度了。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这样说，实质上却是这样的。

——斯大林，1936年3月1日，《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87至88页。

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列宁，1900年12月，《中国的战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16页。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

——马克思，1871年5月，《法兰西内战》，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428页。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列宁，1908年8月5日，《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第168页。

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马克思，1870年9月6至9日，《法兰西内战》，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46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列宁，1915年5月至6月，《第二国际的破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

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对内政策方面把镇压工人阶级和实行恐怖手段作为巩固未来战场的后方的必要手段，——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政治家目前所特别关心的。

——斯大林，1934年1月26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

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之流）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屠拉梯和考茨基）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在于：双方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前者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后者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空谈民主的和约来粉饰正在酝酿和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平。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这两类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大厮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甜蜜的和平颂歌来安抚怨气冲天的群众。

——列宁，1917年1月31日，《世界政治中的转变》，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第345页。

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

有些天真的人认为，既然有了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谁要得到真理，谁就应该反过来说：正因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甚嚣尘上，所以一定会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

——斯大林，1928年7月13日，《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4页。

除了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论、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1920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10页。

和平主义问题（这对瑞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似乎战争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不是和平时期**的政治的**继续**。这在理论上是欺诈；在实践上是回避**社会革命**。

——列宁，1917年1月，《致伊·费·阿尔曼德》，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7卷第510页。

交战国双方，在掠夺方面、在战争的野蛮和无限残酷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唯

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反对“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竭力用爱国主义的谎言来宣扬“本国”民族战争的意义，硬说资产阶级力图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强占土地，而是为了“解放”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一切民族。

——列宁，1914年11月，《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69页。

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马克思，1870年3月，《给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12页。

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恩格斯，1875年3月，《支持波兰》，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33页。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第646至647页。

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列宁，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9页。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宁，1919年12月4日，《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12页。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

——列宁，1919年5月，《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857页。

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53页。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

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7页。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本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 and 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1卷第570页。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斯大林，1921年2月10日，《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汉文《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页。

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8页。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恩格斯，1847年6月，《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第69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0页。

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

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47页。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册第220页。

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1917年4月7日，《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5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

——列宁，1918年3月，《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75页。

有些人在空谈民主。但是，究竟什么是党内民主呢？究竟是谁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寥寥无几的脱离革命的知识分子有漫无止境地夸夸其谈和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等等的自由，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是破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区区少数人的民主。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方面各种问题的自由，了解为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吸引他们来参加党的领导，了解为发挥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有的，这种民主我们需要的，并且我们会不顾一切地来不断发扬它。

——斯大林，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至281页。

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

——列宁，1905年11月，《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49页。

第122条 苏联妇女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

会及政治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权利。

妇女此种权利可能实现之保证为：妇女有与男子平等获得工作、劳动报酬、休息、社会保险及享受教育之权利，国家保护母亲及子女利益，国家补助多子母亲及单身母亲，妇女在产前产后领得保留原薪之休假，产儿院、托儿所及幼稚园之遍设各地。

第123条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

凡因民族或种族关系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限制，或赋予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特权，以及宣传种族或民族独尊思想，宣传民族或种族仇恨轻蔑观点之行为，均受法律之惩罚。

第125条 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

公民此种权利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

第126条 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职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

第127条 苏联公民有身体不受侵犯之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庭裁可或检察官批准不得逮捕。

第128条 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

第129条 凡因拥护劳动群众利益、进行科学活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被通缉之外国公民，苏联均予以居留权。

第135条 代表之选举采普选制：凡年满十八岁之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及民族，不分性别，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不问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活动如何，皆有权参加选举，惟患精神病及由法庭判决褫夺选举权者除外。

凡年满二十三岁之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及民族，

不分性别，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不问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及过去活动如何，皆能被选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第136条 代表之选举采平等制：每一公民，均有一票选举权；一切公民，均平等参加选举。

第137条 妇女有与男子同等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138条 苏联军队中服役公民有与一切公民同等之选举权及被选权。

第142条 每一代表必须向选民报告本人及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之工作，并得随时依多数选民决定按法定手续撤回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50年。

●计划经济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1847年，《哲学的贫困》，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第197页。

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恩格斯，1878年，《反杜林论》，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35页。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

——恩格斯，1847年10至11月，《共产主义原理》，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17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恩格斯，1880年1月至3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41页。

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从事社会劳动。

——马克思，1872年3月至4月，《论土地国有化》，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454页。

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列宁，1906年6月1日，《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124页。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

——列宁，1919年12月，《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41页。

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列宁，1918年3至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06至507页。

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加快完成这些部署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知道，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列宁，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0卷第155页。

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斯大林，1921年1月5日，《我们的意见分歧》，汉文《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2页。

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我们的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因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

——斯大林，1931年2月4日，《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269页。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概括地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列宁，1919年10月30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统治》，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86页。

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

——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89页。

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余粮食，而其余的人都没有粮食吃，那末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而其余的人让他们去挨饿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53页。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斯大林，1926年1月25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450页。

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斯大林，1933年1月7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2页。

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恩格斯，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论住宅问题》，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02至503页。

第6条 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苏维埃农庄及农业机器站等等）、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

第9条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为苏联经济中之统治形式，同时法律容许个体农民及手工业者小规模私有经济，但以自力经营而绝不剥削他人劳动者为限。

第12条 按“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原则，劳动为苏联每一有劳动能力公民之应尽义务与光荣事业。
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之社会主义原则。

第118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即有权取得有保障之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

劳动权之保证为：国民经济之社会主义组织，苏维埃社会生产力之不断增长，经济危机可能性之铲除，失业现象之消灭。

第119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权。

休息权之保证为：工人及职员工作时间规定为八小时，从事劳动条件困难之职业者工作时间缩减为七小时至六小时，劳动条件特别困难车间中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及职员每年保留原薪之休假；广泛设立之疗养所、休养所及俱乐部概供劳动者享用。

第120条 苏联公民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享受物质保证权。

此项权利之保证为：国家出资为工人及职员举办社会保险事业之广泛发展，对劳动者实行免费医治，广泛设备之天然疗养所概供劳动者享用。

第121条 苏联公民有享受教育权。

此项权利之保证为：普及初级义务教育，七年免费教育，高级学校优等生由国家发给津贴费，各地学校用本族语言讲授，在工厂、苏维埃农庄、农业机器站及集体农庄中对劳动者施行免费生产教育，工艺教育及农艺教育。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50年。

苏维埃商业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是没有大小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这是特种商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制度发展条件下才实行的商业。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4页。

有人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十分能够赢利的，说它们耗费资金很多，说保留这种企业是毫无理由的，说最好把它们解散，只把其中能够赢利的保留下来。但是只有丝毫不懂国民经济问题，丝毫不懂经济问题的人才会这样说。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5页。

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5至176页。

如果根据它们目前还不是一概都能赢利而拒绝给以帮助和

支持，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犯下极大的罪行。只有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提出不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6至177页。

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苏联所独有的这种保证要比任何黄金储备更能切实地保证通货的稳定性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是否终究会懂得，他们已经完全被那种把黄金储备当做通货稳定性的“唯一”保证的理论弄糊涂了呢？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5页。

如果说资本家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当时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末我们共产党员就更加应当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不管是国家财产或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放过这种反革命的胡作非为，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8至189页。

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工人阶级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2页。

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恩格斯，1845年2月，《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605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2页。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54页。

●摒弃旧思想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0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1至272页。

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1页。

●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1906年6至7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1903年3月，《给农村贫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43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

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恩格斯，1891年6月，《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第280页。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口里衔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你们试试说服这样的人吧。

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

——斯大林，1929年4月，《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179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恩格斯，1850年2月，《10小时工作制问题》，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74页。

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像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私利，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为了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暴而进行的战争。

——列宁，1905年1月31日，《革命的日子》，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9卷第193页。

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

——恩格斯，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10至111页。。

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1858年10月，《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628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50年1月至11月1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74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1917年4月，《论策略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5页。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1916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73页。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

——列宁，1919年2月，《俄共（布）党纲草案》，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756页。

除非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各交战“大”国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和平**，而只能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或长或短的休战，只能是**加强**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弱小民族的奴役、为准备新战争**增添**燃料等等的和平。

——列宁，1916年2至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的要点和初稿》，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7卷第461页。

在各国资产阶级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变民族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作。

——列宁，1914年11月1日，《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45页。

分清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前者是瓜分资本主义赃物的战争，是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而后者是抵御反革命资本家、挣脱资本家枷锁的战争。

——列宁，1921年12月11日，《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2卷第319页。

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鼓吹战争所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言论。

——列宁，1914年11月，《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68页。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列宁，1918年5月，《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37页。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2页。

支持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起来革命吧，推翻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反对战争。其他一切都只是诺言、空话或天真善良的愿望而已。

——列宁，1917年6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 关于战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0卷第259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列宁，1920年11月，《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9页。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实行压迫的大国而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人之谈，所以社会主义者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列宁，1916年8至9月，《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第124页。

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列宁，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236页。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列宁，1919年12月，《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37页。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1919年12月，《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38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

——列宁，1916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73页。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

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05至206页。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194页。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07页。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

——恩格斯，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500至501页。

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发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发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

——斯大林，1936年3月1日，《和美国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88页。

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

——列宁，1919年12月，《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47页。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

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列宁，1914年2至5月，《论民族自决权》，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66页。

◎无产阶级政党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7卷第455页。

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362页。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对党派感到兴趣，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虑民主运动的目的、人民的福利和所有的人的幸福呢？

这是斗争的法则和惯例。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

——《民主派》，1848年6月1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第25页。

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列宁，1917年4月，《论策略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7页。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列宁，1913年9月，《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4卷第38页。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97至198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它领导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部门中的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一个整体。如果说不需要共产党，那就等于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不要有专门研究斗争条件和拟定斗争方法的司令部和领导核心，就等于说没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战斗得好，这样说是愚蠢的。

——斯大林，1921年7月，《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汉文《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页。

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

进。

——列宁，1917年11月，《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3卷第92页。

党的活动应该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

——列宁，1895年至1896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党纲说明》，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02卷第85页。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62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它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巩固的时候，还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反正都一样，都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切中间政权都是幻想，谁想尝试建立第三种政权，即使出于真心诚意，也会不是滚向这边，就是滚向那边。

——列宁，1919年7月31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7卷第129页。

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

——斯大林，1937年3月3至5日，《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174页。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想法。

——列宁，1906年12月6日，《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4卷第121页。

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同行者和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

——列宁，1905年11月，《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56页。

在全世界，政党从来就是由地方组织组成的，而地方组织则是由一个中央机关联合在一起的。

——列宁，1912年7至9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1卷第442页。

◎无产阶级专政

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列宁，1906年3月，《论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2卷第288页。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88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1页。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还存在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途径。

——列宁，1920年12月，《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467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40页。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还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469页。

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1926年12月7日，《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496页。

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

——列宁，1916年8至9月，《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第162页。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

——列宁，1919年5月，《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85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我们不给资产阶级任何普遍自由，就是说，不给他们任何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斯大林，1920年11月，《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汉文《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42页。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恩格斯，1875年3月，《给奥·倍倍尔的信》，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0页。

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列宁，1917年9月至10月，《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21页。

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末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末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1872年1月，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9页。

◎暴力、恐怖、武装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情况下（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种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夺取其经费和逮捕其领袖等诸如此类的“实际效果”来进行威胁的。遇到这种情况那该怎么办呢？

——列宁，1915年5月至6月，《第二国际的破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61页。

一种暴力行动只能用另一种暴力行动来铲除。

——马克思，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287页。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19页，第24章第6节。

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恩格斯，1881至1882年，《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505页。

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斯大林，1934年7月23日，《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360至361页。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恩格斯，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论权威》，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54页。

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

——马克思，1855年9月，《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1卷第585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5至286页。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马克思，1848年11月，《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18页。

我们必须向人民呼吁，必须用一切办法来影响人民。我们必须掀起反对政府的风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恶魔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利用报刊、招贴画和讨论会。

——《关于马克思1848年8月28日在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讲话的报纸报道》，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3卷第504页。

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回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35页。

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列宁，1919年5月，《*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6卷第338页。

宁可同这个可憎的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像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驯服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实称得上英雄。

——列宁，1901年6月，《新的激战》，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5卷第111页。

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371页。

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联盟”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对他们采取“说服”办法，一般地从“心理上影响”他们，是十分滑稽的。

——列宁，1918年11月20日，《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12页。

那些在俄国鼓吹放弃恐怖手段的人，无非就是施行恐怖手段的帝国主义者手中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或代理人，

——列宁，1919年7月31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7卷第130页。

要保护工农政权，打垮地主资本家匪帮，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红军。

——列宁，1919年8月，《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62页。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

配被人当作奴隶。

—列宁，1916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74页。

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我们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是的，我们应当敲起一切警钟，告诉人们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列宁，1906年8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68页。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制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

—列宁，1905年11月，《军队和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54页。

4.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1848年3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第3页。

◎ 勇气、毅力、决心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1835年，《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第7页。

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恩格斯，1849年8月底至1850年2月，《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19页。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战火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住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新

的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列宁，1919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6卷第46页。

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39页。

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恩格斯，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586页。

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政府军队的失败会削弱这个政府，会促进受其奴役的民族解放，会有助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1915年3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168页。

艰苦的战争不引起破坏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条件和伴侣的国内战争不引起破坏也是不可能的。谁一“逢”破坏就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他就不过是表示自己没主见，表示自己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

——列宁，1918年6月，《预言》，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79页。

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

——斯大林，1924年11月，《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6页。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极其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极其动摇的时刻起

来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

——列宁，1913年6月28日，《政论家札记》，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3卷第324页。

不用说，继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必有第二次尝试，并且帝国主义阵营已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斯大林，1926年12月13日，《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结论》，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577页。

霍华德：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先生，照您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斯大林：这是不能预言的。战争可能突然地发生。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

——斯大林，1936年3月1日，《和美国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86页。

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斯大林，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6页。

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1月29日，《论波兰：马克思的演说》，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7页。

在国际革命和国际反动势力继续发展的进程中 will 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斯大林，1927年9月9日，《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8页。

●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及其动摇性

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

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斯大林，1906年6至7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9页。

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

——恩格斯，1865年1月至2月11日，《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76页。

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

——恩格斯，1865年1月至2月11日，《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75至76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到追求绝对的贸易自由和使用私有财产权自由那方面去，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就被投机行为和私有者习惯所腐化。

——列宁，1920年6月，《土地问题提纲初稿》，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79页。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1897年底，《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102页。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善良词句和不能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

——列宁，1921年8月，《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53页。

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89页。

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

励起义的；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

——恩格斯，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589页。

自1830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恩格斯，1849年8月至1850年2月，《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130页。

在世界上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时期都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既是地主和农奴制的敌人，同时自己又是小业主即小生产者。

——列宁，1914年6月6日，《论两条道路》，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5卷第173页。

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政治、经济和历史都在驳斥他们。

——列宁，1921年3月，《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92页。

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1879年9月，《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73至374页。

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

——列宁，1909年9月24日，《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9卷第106页。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00页。

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00页。

●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列宁，1917年9月至10月，《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22页。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

——列宁，1910年11月29日，《两个世界》，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0卷第12至13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仆从，他们能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使人民**脱离**革命。

——列宁，1919年7月，《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7卷第99页。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

——列宁，1920年7月，《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二 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地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00页。

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马克思恩格斯，1879年9月，《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72页。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变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搞改良、搞阶级合作、走和平道路的统一民主主义大政党。

——列宁，1903年9月，《革命青年的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7卷第333页。

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1919年12月，《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36页。

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恩格斯，1892年2月6日，《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第327页。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列宁，1919年10月10日，《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7卷第212页。

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证改良的实施和改良的真实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策略才最能使两者都得到保证。**实际上**，改良正是迫于革命的阶级斗争，迫于这种斗争的独立性、群众力量和顽强精神。

——列宁，1906年7月11日，《再论杜马内阁》，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264页。

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

——马克思，1848年11月18日，《艾希曼的命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38页。

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时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时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了。

——列宁，1910年11月12日，《革命的教训》，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87页。

应当进行革命斗争来争取**强有力的**议会，而不是通过**软弱无力的**“议会”来争取革命。现在在俄国如果没有革命的胜利，那么“议会”（国家杜马或类似的东西）中的**全部胜利都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因为**假象**会蒙住眼睛。

——列宁，1905年10月11日，《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5卷第106页。

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的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认为是“革命行动”本身，而应当认为是党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动”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务。

——斯大林，1925年6月30日，《再论民族问题》，汉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1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1913年9月25日，《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4卷第1页。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57至258页。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

——列宁，1919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6卷第51页。

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

——列宁，1899年底，《书评 卡尔·考茨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第183页。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参看考茨基论知识分子的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

——列宁，1904年5月，《进一步，退两步》，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66页。

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衷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列宁，1907年6月，《纪念葛伊旬伯爵》，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6卷第37页。

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列宁，1919年5月19日，《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838页。

口头上的、空谈的“社会主义”（“人民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不论多少，欧洲每一个有知识的小市民都赞成。而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那就通不过了。

——列宁，1913年2月，《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2卷第423页。

他们以为大多数人是可以说服的，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少数人就会顺从，然后再由大多数人投票表决，社会主义就会实现。

——列宁，1918年6月，《*莫斯科市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4卷第414页。

工人和农民决不会传染上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败类的感伤主义的幻想，这班老爷力竭声嘶地“高

喊”反对资本家，对资本家“挥手指骂”、“严加痛斥”，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给资本家**调换**位子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列宁，1917年12月，《怎样组织竞赛？》，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93页。

“患难识朋友”，目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法性而斗争”。

—列宁，1910年3月19日，《政论家札记》，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9卷第290页。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不顾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列宁，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4页。

●假社会主义

◎机会主义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6月，《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2卷第274页。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没有反时髦的能力，政治上近视和无骨气。机会主义就只顾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列宁，1906年10月，《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4卷第36页。

◎经济投机

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505页。

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

——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408页。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

——列宁，1901至1902年，《怎么办？》，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6页。

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01页。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

——斯大林，1906年6至7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至314页。

是的，我们同意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了消费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第二，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而消费合作社必然是这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消费合作社就是可怜的一小部分，它保证不了任何重大的变动，引不起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有时甚至使人脱离争取变革的严重斗争。

——列宁，1905年10月17日，《〈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第370页。

单有工会和合作社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这是因为上述组织不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其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

——斯大林，1906年6至7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6页。

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

——列宁，1906年5月23日，《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97页。

社会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然而社会主义可能

还实现不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除这一切而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善于领导本身的事业。

——斯大林，1906年6至7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页。

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

——列宁，1905年6至7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22页。

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列宁，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第236页。

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1901至1902年，《怎么办？》，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93页。

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1865年5月至6月27日，《工资、价格和利润》，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03至204页。

◎政治立场模糊

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1894年至1895年，《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卷第363页。

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间，总有一些只有滚在污水里才会感到非常舒服的糊涂虫。在原则本身还没有确定以前，人们对这种人还可以容忍；当每个人还在竭力辨明原则的时候，要认清这种人的那副生就的糊涂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各种原则相互对立起来的时候，抛弃这些废物、清算他们的时机就来到了，因为这时他们的空虚已经骇人听闻地暴露了出来。

——恩格斯，1842年，《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519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当忘记整个现代机

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列宁，1904年5月，《进一步，退两步》，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99页。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行动诡秘，曲意迎合革命工人，**模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明确的原则性界限。

——列宁，1914年12月23日，《以后怎么办？》，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116页。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88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1917年7月，《论口号》，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13页。

哎，各种半党派性杂志和非党杂志所刊载的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章，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好东西！

——列宁，1908年2月7日，《给阿·马·高尔基》，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5卷第165页。

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

——列宁，1901至1902年，《怎么办？》，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41至242页。

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列宁，1904年5月，《进一步，退两步》，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58页。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

1972年版第4卷第197页。

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党了。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401页。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34页。

让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见鬼去吧！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宁要两三个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不要十个暮气沉沉的人。

——列宁，1903年1月16日，《致伊·瓦·巴布什金》，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4卷第304页。

◎政治投机

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1915年5月至6月，《第二国际的破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53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223页。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1852年11月，《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8卷第443页。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50页。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

——列宁，1920年4月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6 代表大会闭幕词》，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8卷第318页。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

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么，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

——斯大林，1937年3月3至5日，《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145至146页。

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如果不肃清我们当中在处理我国建设事业各种极重要问题时的这种庸俗习气，这种讲私人情面的作风，那我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就一定会灭亡，

——斯大林，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页。

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列宁，1917年5月15日，《用美好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0卷第6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列宁，1919年10月11日，《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76页。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从1893年起便开始这样。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言和”。

——列宁，1917年1月，《致伊·费·阿尔曼德》，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7卷第463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斯大林，1929年4月，《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180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列宁，1915年7至8月，《社会主义与战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

第678至679页。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事实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异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

——列宁，1915年7至8月，《社会主义与战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79页。

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1905年5月，《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册卷第57页。

很显然，要转入革命行动，警察就会来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为止无一例外）就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管怎样否认，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列宁，1915年5至6月，《第二国际的破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57页。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问题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一般历史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正好说明他成了套中人，钻到马是吃燕麦的这样一个真理的牛角尖里去了。

——列宁，1907年7月9日，《反对抵制》，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715至716页。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列宁，1907年，《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6卷第180页。

●修正主义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致弗·波尔特》，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4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1913年3月，《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439页。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

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

——列宁，1915年5月至6月，《第二国际的破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29页。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

——列宁，1923年1月16日，《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690页。

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2页。

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4页。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1908年4月，《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页。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毛泽东，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5卷第418页。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1908年4月，《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7页。

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

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列宁，1914年12月12日，《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11页。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斯大林，1924年2月，《论列宁》，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180至181页。

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0页。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1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74页。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29页。

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

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

——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462页。

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是最糟糕的反动分子。

——列宁，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6 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249至250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1892年7月21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77页。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

——马克思，1869年3月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83页。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1920年12月，《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465页。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现象。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你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你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你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斯大林，1934年7月23日，《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352至353页。

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

菜，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社会主义”。

——斯大林，1934年1月26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329页。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斯大林，1941年11月6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汉文《斯大林文集》（1985年出版）第304页。

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列宁，1902年2月14日，《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6卷第251页。

◎ “中立”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列宁，1905年11月，《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60页。

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

——列宁，1905年11月，《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60页。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

——列宁，1908年3月4日，《工会的中立》，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6卷第417页。

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把社会主义者单独组成政党指责为“分裂”。只有不真诚的，即为自己的**隐匿**的党性暗中担忧的或者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才会认为成立**党的**组织就是“分裂”非党组织。先生们，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要知道，**非**党性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在共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目的范围内）政党保持中立。用“分裂”这个字眼来指责党性，已经是放弃中立和非党性，已经是具有鲜明的党性了。

——列宁，1906年7月14日，《“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汉文《列宁全集》第

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274页。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伪善的奴仆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

——列宁，1905年11月28日，《军队和革命》，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53页。

军队不可能是，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中立的。

——列宁，1905年11月，《两次会战之间》，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2卷第54页。

我们不维护中立主义，我们反对中立主义。

——列宁，1914年3月20日，《工会运动中的民粹派和取消派》，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4卷第389页。

革命是不承认中立的。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

——列宁，1905年8月29日，《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第185页。

坚决摒弃关于工人阶级、职员等等的经济组织保持“中立”的理论。向群众说明被战争特别明显地证实了的真理，即所谓的“中立”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或伪善，实际上意味着**消极地**服从资产阶级及其特别卑鄙的事业，如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1916年10至11月，《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第211页。

◎意志衰弱

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不能接受的。

——恩格斯，1890年3月9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7卷第362至363页。

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只要四五个龙骑兵每人把住一个出口，就拦住了几千个集合在广场上的工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

——恩格斯，1842年11月30日，《国内危机》，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550页。

幻想和平而不宣传要采取革命行动，表明了对战争的恐惧，这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1915年5月1日，《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206页。

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

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1918年8月，《给美国工人的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92页。

迁延、争执、拖拉和犹豫不决，就会使起义事业遭到毁灭。

——列宁，1905年10月，《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第344页。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

——马克思，1849年1月，《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33页。

一个想生存的政党，在它自己的存亡问题上是不能允许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允许同那些要埋葬它的人作任何妥协的。想在这类妥协中充当中介人的不乏其人，但是所有这些人，用一句古话来说，都是白耗灯油，浪费时间。

——列宁，1913年9月，《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4卷第46页。

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

——列宁，1917年9月至10月，《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95页。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恩格斯，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569页。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列宁，1907年6月，《纪念葛伊甸伯爵》，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6卷第37页。

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

——恩格斯，1860年10月至1861年1月，《步枪史》，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5卷第231至232页。

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0页。

●批评、团结、分裂

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斯大林，1928年4月13日，《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30页。

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

——恩格斯，1847年12月，《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第423页。

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者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斯大林，1928年4月13日，《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8至9页。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

——斯大林，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2至283页。

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

——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461页。

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1904年5月，《进一步，退两步》，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82页。

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70页。

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

——斯大林，1924年4月，《论列宁主义基础》，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269页。

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不过批评必须是公开的、直接的、明显的和清楚的，而不是吹毛求疵、恶意中伤或咬文嚼字的讽刺挖苦。

——列宁，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5 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2卷第354页。

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惯用的手法。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73页。

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

——列宁，1908年10至11月，《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第235页。

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就钻空子，这就是那些蠢货和坏蛋惯用的伎俩，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搞阴谋，施诡计，耍无赖。

——列宁，1917年1月，《致伊·费·阿尔曼德》，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7卷第464页。

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

——列宁，1904年5月，《进一步，退两步》，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8卷第200页。

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

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列宁，1910年12月，《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96页。

分裂是一件沉痛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裂时，一切软弱、一切“温情”（我国同胞巴拉巴诺娃在列德丑奥所用的词句）都是犯罪。

——列宁，1912年7月，《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1卷第435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斯大林，1924年1月28日，《论列宁》，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第179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向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

——列宁，1918年10月至11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640页。

当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要始终提防虚假的“统一”。

——列宁，1915年2月1日，《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6卷第130页。

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路线。

——斯大林，1926年12月7日，《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汉文《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上卷497页。

转折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斯大林，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8页。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

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10页。

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11至412页。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1867年7月25日，《〈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08至209页。

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讧！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

——列宁，1908年11月26日，《关于两封来信》，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第270页。

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

——恩格斯，1895年1月3日，《致保尔·施土姆普弗》，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348页。

●教育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

——列宁，1921年2月7日，《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0卷第338页。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45页。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47页。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2页。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2页。

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46页。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毛泽东，1964年7月5日，《教育制度要改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至97页。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3页。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材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49页。

在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教师，这就造成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我们遇到有知识的人的顽强抵抗，这是不奇怪的。那些惯于把旧机关当做自己的世袭领地的人，是为自己、为有产阶级服务的。

——列宁，1919年1月24日，《*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5卷第450页。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毛泽东，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毛泽东全集》第40卷第24页。

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

——列宁，1920年10月，《青年团的任务》，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55页。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马克思，1866年8月，《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218页。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马克思，1875年4月至5月，《哥达纲领批判》，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4页。

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马克思，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529页。

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

——列宁，1920年11月，《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4页。

我们说，我们办学的事业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

——列宁，1918年8月28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5卷第77页。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列宁，1919年2月，《俄共（布）党纲草案》，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765页。

对那些希望在选举中捍卫真正最广大的居民群众的利益的人来说，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

——列宁，1909年09月，《再论党性和非党性》，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9卷第108页。

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

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

——列宁，1920年11月，《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5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1843年末至1844年1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9页。

有人说，在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方面，十年宣传还不如几天起义的效果来得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阶级搏斗过程就是一所使人民的革命觉悟与时俱增的伟大学校。

——斯大林，1906年1月7日，《两次搏斗》，汉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1页。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

——列宁，1905年11月，《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47页。

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和剥削手段。

——列宁，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4 代表大会闭幕词》，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3卷第292至293页。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1845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17页。

●无政府主义

我们主张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生产，他们主张分散的小生产。

——列宁，1917年3月24日，《远方来信 第三封信 论无产阶级民兵》，汉文《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9卷第38页。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列宁，1901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18页。

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

——列宁，1909年5月，《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83页。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列宁，1901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18页。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列宁，1920年4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89页。

无政府主义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到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必需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需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寻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的国家。

——列宁，1917年4月，《论策略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0页。

●宗教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1843年末至1844年1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页。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列宁，1909年5月，《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汉文《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75页。

第124条 为保证公民信仰自由计，在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一切公民皆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反宗教宣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50年。

13. 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马克思，1848年3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第4页。

●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全集》第14卷第190页。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泽东，1964年1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7页。

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1967年2月12日、18日，《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全集》第49卷第299页。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第330页。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第330页。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1959年11月。《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5页，2013年8月出版。